

“龟”去来记

挽救洄游繁殖的绿海龟

世界现存的7种海龟中，绿海龟是唯一在我国海域有产卵记录的海龟。刚出坑的绿海龟会离开自己的出生地，游向大洋艰难求生，成年后的绿海龟要洄游几千公里，返回出生地繁衍下一代，在一“去”一“归”之间完成它们的生命循环。由于人类活动的威胁，台湾地区的琉球屿、兰屿以及西沙群岛七连屿等地已经成为我国海域绿海龟最后的庇护所。为了拯救这些日益稀少的海洋生物，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撰文 | Trevor Padgett

翻译 | 金畅南

摄影 | 苏淮 等



海龟在地球上的演化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1.2亿年左右，它们见证了恐龙时代的辉煌与落幕，也是现生体型最大的海洋爬行动物。全世界目前有7种海龟，其中棱皮龟、绿海龟、玳瑁和太平洋丽龟都在我国有分布记录，并且均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的受危物种，玳瑁因为华丽的背甲可用于制作各类精美的工艺品而遭到大量捕杀，已经被列为“极危”物种。绿海龟是我国海域最为常见的海龟物种，但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数量也在持续下降，已被评估为“濒危”。自然环境下的绿海龟通常并不是绿色的，它名字中的“绿”得自于它背甲下的特殊绿色脂肪层，而非体表颜色。摄影 / 吴立新

凌晨3点，笼罩在咸咸的海风和银色月光下的沙滩寂静无声，耳畔传来的唯有海浪爬上沙滩的声音。

在浪花温柔的拍打下，数公里长的沙滩进入了梦乡。

突如其来的骚动，唤醒了这片寂静的沙滩——平整的沙土表面微微隆起，如一座小丘。随后，小股的沙子被扬向空中，一只深灰色、不到两厘米长的鳍肢奋力扑腾着钻出地表，随后一个稚嫩的小脑袋从沙土之下拱了出来。

这是一只新生的绿海龟。

骚动在扩大——更多的“小丘”出现了，在它们之下，是一只只努力用鳍肢拨开沙土的新生命，它们扬起沙粒发出的“刷刷”声，彻底唤醒了沉睡中的海滩。

这些新生的小海龟已经筋疲力尽了。从埋在距地表半米多的卵中破壳而出之后，它们要花费数天的时间，冲破重力和沙土的束缚，在黑暗中爬向地表。对每一只新生的海龟来说，这期间没有食物，与之相伴的只有沉重的沙土、拥挤的同伴，以及响应大海召唤的本能。

将头伸出地面之后，新生的小海龟甚至来不及睁大眼睛打量周围的陌生世界。在本能的指引下，它们要探着头寻找族群真正的家——大海。

接下来，它们要分秒必争，因为这条回家的道路并不轻松。

命运多舛的古老物种

早就在沙滩守株待兔的沙蟹，四处游荡的小型哺乳动物，以及在天空中盘旋的海鸟共同“织”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捕食网，只有不到一半的小海龟能逃过捕食，但它们还需要躲过鱼类和鱿鱼等海中的掠食者，才能划动自己稚嫩的鳍肢，拼命游向大洋，躲避在大洋中漂浮的马尾藻团下面，过上至少一年躲躲藏藏的生活。

在自然环境下，能从襁褓之中侥幸存活的小海龟，只有大约千分之一。

在危机四伏的大海中，这些小海龟要花费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长到成年。只要熬到成年，它们的体长就可以达到一米多，体重接近150公斤，尽管它们的头部和四肢无法像



“吃货姐”

在台湾的小琉球（琉球屿），式都是独一无二的，是它们叫“吃货姐”，因为每一次水下摄影师发现它时，这只雌性海龟都在不停地进食，最长能持续几个小时之久。它的体长超过了1米，看来花费在“吃”上的时间和精力没有白费。

在几位热爱海龟的年轻人成立了科学组织“海龟点点”，收集海龟的相关科学数据、呼吁人们保护这些美丽的海洋生物。每一只海龟眼部后方的面部鳞片排列方

性情温和的素食主义者

绿海龟是性情比较温和的海洋动物，即使面对水下摄影师的镜头，通常也表现得非常淡定。除绿海龟之外的其他6种海龟都是掠食性的海洋动物，食谱中的主要组成成分包括了水母、海绵、蟹类、鱼类等等，但绿海龟仅在幼年期表现为杂食性，成年的绿海龟主要以珊瑚藻和大型海藻如马尾藻为食，食物中的叶绿素会富集在它们的壳下脂肪中，这也是它们被称为“绿海龟”的原因。这些温和的素食主义者对海洋中起舞的鱼群完全不感兴趣。摄影 / 吴立新



“大古”和前文提到的“吃货姐”是“海龟点点名”的成员在小琉球最早“建档”的两只绿海龟。当水下摄影师希望为它拍下侧脸鳞片，制作标准“证件照”的时候，它正藏在水下的礁石中打盹儿。此时的它，懒洋洋地眯起一只眼睛观察着面前的“不速之客”。



“藤壶”

随着年龄的增长，海龟的背甲和鳍肢上常常会长有零星的藤壶，但这只海龟的藤壶长在了额头的正中央，看起来就像戴着一顶白色的小帽，因此被取名为“藤壶”，它在小琉球的海龟观察者之间很有名气，是当地海龟中的“明星。”

“大古”



它们的一些陆生亲戚那样在危险时缩进外壳里，但凭借坚硬的盾甲，海龟在大洋中并不需要去做“缩头乌龟”，只有一些大型凶猛鱼类如鲨鱼、旗鱼才能对其构成威胁。龟类的祖先起源于陆地，可以追溯到大约2.6亿年前的二叠纪晚期。在演化过程中，一些龟类将生境扩展到了海洋，目前人们尚不清楚这一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点。从化石来看，迄今为止最古老的海龟化石发现于哥伦比亚，距今1.2亿年。生活在距

今7000万年晚白垩纪的古巨龟，体长可以超过4.5米，体重超过2吨，是目前发现的体型最大的海龟化石物种，身体结构已经与今天的海龟相差不大。它见证过恐龙时代最后的辉煌，也随着那场大灭绝一同走下了演化的舞台。但海龟这一类群却没有消亡，它们继续在海洋中演化、繁衍，直到今天。坚硬的背甲和出色的游泳能力使得它们能够完美适应海洋环境。

不过，它们恐怕还是无法适应人类的世界。

今与昔：150年前的《海龟保护法》，令人感伤的现状

“你猜这些是从哪里来的？”李宗贤博士问道，指了指摆在我面前桌子上的7个透明样品袋。“从海龟体内吗？”我猜测着——眼前每个袋子里的东西各不相同，有硬塑料片、绞成一团的塑料袋、电线、渔钩、尼龙绳，还有类似橡胶的黑色物质。他点点头：“全部来自它们的胃里。”

要研究海龟，首先要认识和了解它们

绿海龟的稚龟会在大洋中漂浮生活一年甚至更久，然后游向近岸寻找海草床作为觅食场，它们会在不同觅食场之间迁徙，待性成熟后再前往位于出生地的产卵场。1992年，台湾一只名为“望安一号”的绿海龟洄游距离达到了3400

公里。除了利用它们独特的面纹来分辨个体之外，卫星定位追踪是目前世界上海龟研究普遍采用的一种方式。固定在海龟背上的定位仪不断向地面接收站发送信号，研究人员就能借此了解海龟的活动范围等信息。



李宗贤博士就职于台湾海洋生物博物馆，是一位致力于救治海龟的兽医，也是台湾海龟研究的“三剑客”之一——另外两位是台湾海洋大学的程一骏博士以及高雄师范大学的罗柳墀博士。他们合作救助受伤的海龟，放归大海。

“但是，”他继续说道，“尽管这些垃圾触目惊心，人们有意的捕捞，以及捕鱼网的误捕才是海龟面临的最大问题。近年的全球统计数字表明，每年至少有数万只绿海龟被捕获。”

李宗贤博士告诉我，要了解绿海龟多舛的命运，应该去澎湖列岛走一走，那里是台湾海龟保护中心所在地，也曾是最重要的海龟产卵场之一。

我登上一架40座的小型飞机，前往澎湖列岛。当即将到达的通知响起时，我透过飞机舷窗看到湛蓝的大海上星罗棋布的岛屿，以及我的目的地——望安岛。在岛屿之间，来往穿行的渔船挤满了海面，而要前往岛屿沙滩繁衍的雌性海龟，需要穿过渔船布下的天

罗地网，仿佛是在“偷渡”。

这座面积仅7.2平方公里的小岛，是台湾海龟保护中心所在地，也与海龟渊源颇深。1868年，澎湖当地的乡绅痛心于岛屿村民对“海之龟鳖，亦往往残害。人等目击心伤……”，于是立碑刻文，敦促官员加强管理，呼吁村民摒弃陋习旧俗，并且捐出资金作为补贴，以“龟鳖大的定价每觔（斤）一十文，小的每觔十二文”的标准奖励那些救助海龟的人。这块石碑现被保存在望

安岛的海龟保护中心，铭刻在石头上的文字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澎湖的岛屿文化，也是台湾地区最早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

如今，望安保护海龟的传统得到了延续，每年7月到10月的绿海龟产卵季，除研究人员之外的任何人都不得进入海

滩。尽管如此，这里的绿海龟种群却陷入了困境，濒临崩溃。

绿海龟是活动范围极广的海洋生物。新生的绿海龟会早早“背井离乡”，前往遥远的海域寻找觅食场，在繁殖季节，雌性的绿海龟要返回自己的出生地，在近海与雄性交配，再

爬上沙滩生育下一代，这种习性被称为“出生地洄游”。根据卫星定位的研究，一些海龟的觅食地与产卵地之间的距离能达到1000公里，甚至更远，这样的活动范围比很多哺乳动物和鸟类都要广。对于雌性海龟如何精确定位并返回自己的

出生地，尚无定论，有的观点认为它们可以像候鸟一样依靠磁场导航。海龟这种长距离迁徙的习性，给保护工作带来了难题——即便保护好产卵地的沙滩，也无法保证它们在往返于觅食地和产卵地的途中不会落入人类有意或无意布下的渔

网而死于非命，面对渔船强劲的螺旋桨，它们用以自保的坚硬龟壳显得脆弱不堪。

澎湖所在的台湾海峡正是渔船往来密集的海域，在福建、广东、香港和台湾等地进行的海龟研究中，很多背负着卫星定位器的海龟进入这里之后，

信号就此消失，如同失事的飞机和船只一样，这里可谓是海龟的“百慕大三角”。2015年，望安岛上只记录到两窝海龟蛋。而今年到目前为止也仅仅有7窝蛋，可能来自3只雌性。

罗柳墀博士告诉我，尽管望安产卵的海龟越来越少，但尚未完全消失。为此我申请了进入海滩的许可，希望赌一赌运气。我的第一天搜寻以失望告终——沿着海岸走了几个小时之后，金黄的沙滩上唯一能看到的只有我自己的足迹。

随后的一天，我早早出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沙滩上，脑中想象海龟在沙滩上前行该有多么困难。这时，我看到前方有一条痕迹从海中延伸到沙滩，痕迹两边的沙子被扫开，正中则有尾巴拖过留下的印迹。

这毫无疑问是海龟的爬痕。在痕迹延伸的尽头，那里的沙土被拨开过、又被仔细地掩埋起来，留下一个凹陷，我甚至能看出在这里产卵的海龟身体的轮廓。我以为自己来得很早，但这位母亲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回到了大海。

我蹲下来，伸出手轻轻抚摸沙滩的表面，在沙土之下近半米处应该有100枚左右乒乓球大小的卵，它们会在一个多月后孵化，破壳而出的新生命大多数都会殒命。但是有些会活下来，在20或30年后，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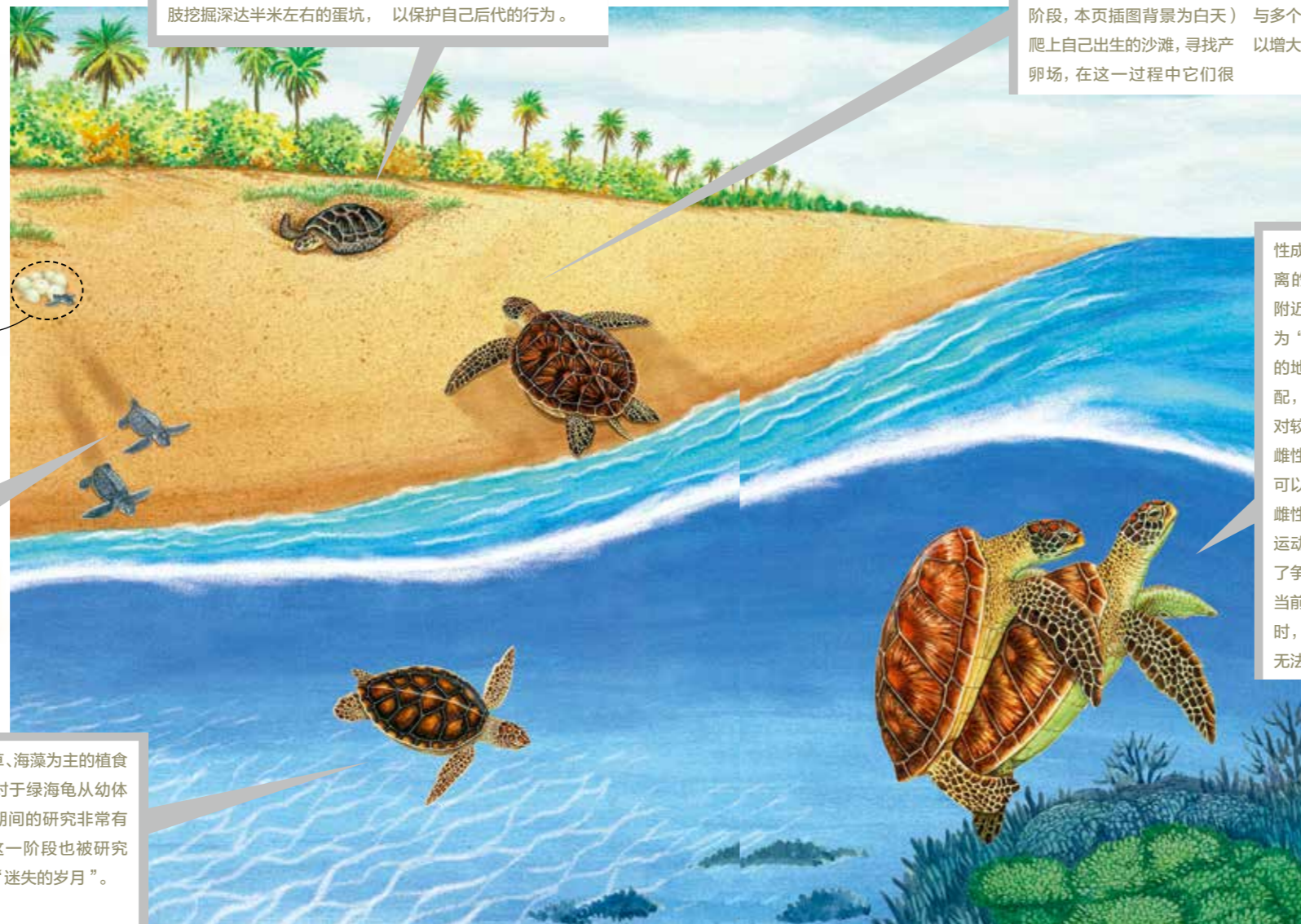
经过两个月左右的孵化期，稚龟在夜间借助吻部临时发育出的“卵齿”破壳而出，随后拨开覆盖在巢穴上方的厚重沙土爬上地面。



一旦到达地面，新生的绿海龟必须快速爬向大海，在这一过程中，大量的稚龟会遭到沙蟹、海鸟以及一些凶猛鱼类和海洋哺乳动物的捕食而丧生。



雌性绿海龟经常选择位于高潮线以上的松软、有植被覆盖的沙滩作为产卵地。它们用前肢扫开沙土，并借助后肢挖掘深达半米左右的蛋坑，然后产下100—200枚乒乓球大小、具有革质外壳的卵，再用沙将巢穴掩埋。有部分雌性绿海龟有制造“假巢”以保护自己后代的行为。



交配后的雌性绿海龟通常会容易因受到惊吓而放弃产卵。在夜间（因涉及多个生活史阶段，本页插图背景为白天）繁殖季的雌性绿海龟可能会与多个雄性交配，产下多窝卵爬上自己出生的沙滩，寻找产卵场，在这一过程中它们很

性成熟的绿海龟会经过长距离的洄游返回自己出生地附近的海域，这一习性被称为“出生地洄游”。到达目的地后，雌雄绿海龟开始交配，雄性会努力借助前肢一对较大的钩爪将自己固定在雌性背上以完成交配。交配可以持续很长的时间，其间雌性完全主导二者的换气和运动，因此当有其他雄性为了争夺交配权而不断企图将当前的雄性从雌性背上推下时，可能会压迫雌性，使其无法浮上海面换气而窒息。

绿海龟生活史示意图
绘图 / 陈磊

幸存下来的稚龟借助海流的推动前往远海，在那里进入到性成熟期间的研究非常有限，因此这一阶段也被研究人员称为“迷失的岁月”。其间它们的食性逐渐由杂食性转为以海草、海藻为主的植食性。目前对于绿海龟从幼体到性成熟期间的研究非常有限，因此这一阶段也被研究人员称为“迷失的岁月”。其间它们的食性逐渐由杂食性



人类活动是海龟面临的巨大威胁，积极开展保护工作刻不容缓

刘敏 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 海洋生物科学与技术系 教授

海龟是古老的海洋爬行动物，现生的7种海龟里，绿海龟是唯一在我国海域内有产卵场的海龟物种。由于海龟生长的环境危机重重，幼年绿海龟长成至成龟的成活率仅有千分之一左右。一直以来，对绿海龟和其他海龟物种威胁最大的，是人类活动而非自然因素。全球很多地方有捕杀海龟和挖海龟蛋作为食物来源的传统，随着人类活动的扩大，很多海岸线的开发程度越来越高，海岸的灯光会误导刚出壳的稚龟爬向与大海相反的方向，最终死亡。海龟等爬行动物的性别是由孵化时的温度决定的，过度碳排放造成的全球气候变暖，会造成海龟产卵场的沙滩温度上升，使后代的雌性比例过高，甚至孵化出全为

雌性的海龟，破坏了海龟种群的性别比例平衡。沿海穿梭的渔船、漂浮的塑料垃圾也对海龟的生存构成了严重威胁。我国一些传统的绿海龟产卵场，如位于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的广东惠东港口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绿海龟的产卵窝数已经从上世纪80年代的平均每年50-60窝锐减到如今的每年不足5窝，有的年份甚至没有海龟上岸产卵，产卵场严重退化的情况同样发生在香港（如南丫岛）和台湾（如澎湖列岛）。现在

世界上所有的海龟物种都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的附录一，严格限制贸易，分布于中国的5种海龟也均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为了研究海龟的洄游规律以及寻找海龟觅食场和活动热点区域，我们团队从2016年起对绿海龟、蠓龟和太平洋丽龟进行卫星定位追踪研究。研究之初，我们在厦门放归了三只携带定位器的

滩停止了活动，经台湾海洋大学程一骏教授前往现场调查，这只海龟已经死亡，体表有被渔网勒伤的痕迹，解剖发现体内还有塑料软管和尼龙渔网的残余。它的命运直观地反映了人类活动造成的海漂垃圾对这些海洋生物的严重威胁。

“人进龟亡”——如今我国沿海的绿海龟产卵场已经大大萎缩甚至消失，目前证实南海西沙群岛的七连屿等远离人类活动的岛礁是我国现存最大的绿海龟产卵场。自2016年起对七连屿海龟产卵场进行连续监测以来，每年的绿海龟蛋窝数均在100窝以上，其中以北岛最多。七连屿工委和岛上渔民在保护绿海龟产卵场和清理海漂垃圾方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绿海龟的活动范围非常广，因此不同地区、国家之间的协力合作、信息共享，以及共同打击非法野生动物贸易会令整体的保护工作事半功倍。最后，还要加强对公众的宣传教育，提高大家对保护海龟以及其他海洋生物重要性的认识，让公众参与到保护工作中来，这些美丽的海洋生物才有明天。



洄游之路危机四伏，属于绿海龟的沙滩还有多少？

在一份2019年发表于《野生动物学报》的研究中，来自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永续全球环境研究所以及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的研究人员收集整理了我国44个发现海龟的新闻报道，以及这些发现点的分布位置（有的报道发生于同一地点）。这些案例中包括了19只活体绿海龟，其中12只来自误捕，证明渔业误捕是海龟面临的主要生存威胁；另外7只活体海龟在非

法贸易过程中得到救护。此外，新闻报道中还包含27例海龟死亡的情况，其中9只海龟的体内发现有塑料片及其他海洋垃圾，此外还有一些死亡个体前肢或后肢有螺旋桨造成的伤痕。研究人员通过卫星定位追踪，以及收集其他研究报告中提供的数据坐标的方式，获取了59只绿海龟和一只蠓龟的洄游路线，其中16只有较为精确的定位数据，它们的运动轨迹大体反映了我国海

域内绿海龟的活动范围。这些海龟从广东、福建、海南、香港及台湾海域被放归，其中6只在经台湾海峡北上至东海时信号消失；17只在渔船活动频繁的台湾海峡失去信号；6只南下菲律宾途中信号消失；6只在南海中沙群岛附近失去信号；另有22只在放归点附近即失去了信号。失去信号的个体中，有些信号只持续了两三天、数星期到半年不等。仅有一只2018年5月于海南

省三亚放归的绿海龟仍在持续发送信号，它由三亚出发游向海南省三沙市的西沙七连屿附近海域，随后北上前往台湾海峡，又折返回海南（图中标识），但最近也再无信号传回。如今，我国绿海龟的主要产卵场限于七连屿的北岛（右图 摄影 / 宋国强）以及台湾东部的兰屿等地，这些产卵场的共同特点是远离陆地，较少受人类干扰，成为我国绿海龟种群繁衍的最后庇护所。

们中的一些会以母亲的身份回到这里，带来新的生命轮回。

“刷脸识别”： 公众参与为海龟建立 “个人档案”

我的手机收到一条讯息：“来小琉球吧，我们今年的第一次调查马上开始！”

“我们”指的是“海龟点点名”，一个由4位年轻人——冯加伶、苏淮、陈芑谕和何芷蔚发起的民间科学组织。主要的工作是向公众普及海龟的知识、进行水下调查收集科学数据，以及对小琉球（琉球屿）海域的绿海龟进行个体识别。每只绿海龟的面部鳞片排列方式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是它们的“指纹”，通过拍摄面部的“证件照”，再把图像信息录入数据

库，就可以利用比对面部鳞片特征来进行个体识别，这是标准的“刷脸认证”。

我来到小琉球一家名为“小岛停琉”的书店，“海龟点点名”的团队在这里向游客和公众科普与海龟相关的知识。每个季度他们都会在小琉球海域进行一次水下调查，拍摄遇到的海龟，为它们建立档案，并统计它们的数量。

第二天早上，我们前往小琉球的西侧，这里刚刚经历了一个月的降雨。但此时阳光倾洒在碧波粼粼的海面上，海水并没有因为泥沙而变得浑浊。我们戴上潜水面镜，将头扎进水里，海床上的海藻随着海流左右摇摆，不时有鱼群簇拥着游过。正在我陶醉于海底的景色时，一只海龟从我的下方缓缓“飘”过，慵懒地划动着鳍



“小破洞”

“海龟点点名”的成员在小琉球海域发现了一只身负重伤的绿海龟，它背甲的左下方被整块削去，留下一个破洞般触目惊心的伤口。从伤口的痕迹来看，很可能是渔船的螺旋桨造成的。幸运的是，它顽强地活了下来，目前仍在这一海域活动。



“天灾”与“人祸”： 险象环生的大海

很多新生的海龟在到达大海之前，就会成为沙蟹和其他天敌的盘中餐（右图摄影 / Mark Conlin）。天敌环伺的大自然险象环生，而人类影响则让海龟的生存状况更加艰难。在台湾澎湖列岛的海龟救助中心，以及广东、福建、海南等地的海龟救助机构，送治的海龟中常有被螺旋桨削去前肢或后肢而致残的个体。漂浮在近海的塑料垃圾则容易被好奇的海龟所吞食，造成它们生病或窒息（上图）。要保护海龟，除了要保证它们繁殖的沙滩免受人类干扰，更要保证它们在完成洄游的途中免遭各种渔网、渔船和垃圾的危害。



肢，仿佛在海中翱翔的飞鸟。它张开嘴咬下一大簇海藻，满满塞在口中，像长了胡子，然后漫不经心地游向下一个目标。

这时，我的肩膀后方传来一阵刺痛。“水母！”我紧张地把头探出水面，却发现只是一截塑料凳的断腿。冯加伶用手势提醒我注意远处，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海流带来的不只是这截断腿，还有扭动着的塑料袋、破渔网、一次性咖啡杯、塑料吸管……“多样性”着实不低。我们只得上岸。

2019年，台湾举行了59场海滩垃圾清洁活动。但是一些海滩不到两周就再次“沦陷”在垃圾的包围之下。

渔网、垃圾……这或许就是为什么一些人口稀少、距离陆地较远的岛屿，如台湾东部的兰屿，以及西沙群岛的七连屿等会成为目前绿海龟仅存不多的重要产卵地。

■ 将希望放回大海

为了减少渔业捕捞对海龟的伤害，台湾地区成立了海龟救助网络，将误入渔网的海龟就近送往救护站。

李宗贤博士告诉我，他一年会收治20只左右的绿海龟，其中的80%都会在伤愈后被放归大海；澎湖海龟保护中心的罗柳墀博士至今已经收治了

418只海龟，其中248只已经伤愈放归；台北的程一骏博士从2015年起也收治了70只左右，其中90%已经回到大海。

在李宗贤博士的室外实验室，我在一个大水池中看到一只失去了左前肢的绿海龟，它正艰难地用剩余的一只前肢维持着平衡。

“是螺旋桨造成的吗？”

李宗贤博士点点头，用关怀的目光注视着它。“不过幸好送治及时，它能活下来的。”

几周后，我接到程一骏博士的邮件：9月12日，台东县会有一场放归活动。

当我赶到现场时，整个海滩已经被熙熙攘攘的人群挤满，沙滩边缘有一座能容纳250人的海滨小剧场，已座无虚席，有很多父母带着自己的孩子，我也带上了自己4岁的女儿。

15位幼稚园的孩子穿着自己父母缝制的海龟表演服走上舞台，献上了一段表现海龟生活和习性的歌舞。这场活动并不只是为了保护海龟，更重要的是将人们的心与这些海洋生物联系在一起，只有这样，人们才会明白保护它们的重要性。

程一骏博士随后走到台前，向人们讲述了海龟的故事，当他简短而有感染力的演说结束后，5只装着海龟的巨大橙色塑料水箱被运到距离海边20米左右的位置。人群流向海边，



“黄岛主”的故事

西沙群岛七连屿的北岛上，仅有不到10位村民，他们成立了一个海龟保护站，站长黄宏波被称为“黄岛主”。一些海龟蛋坑在高潮线以下，保护站的工作人员会将龟卵转移进行人工孵化，待孵化的稚龟长大一些再将它们放归大海。如今，七连屿和台湾兰屿等岛礁，已经成为我国绿海龟产卵种群的最后庇护所。有了法律法规的保护、科学的手段和公众保护意识的提高，这些美丽海洋生物的明天就有希望。摄影/宋国强

审稿专家/刘敬 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 教授
责任编辑/金畅南 图片编辑/马宏杰
版式设计/崔晓琳 地图编辑/王岩
供图/SO PHOTO

围成一个半圆。对一些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活生生的海龟。程博士和4位同事走向水箱，将它们抬起，倾向沙滩。

5只海龟爬出水箱，“划动”着鳍肢，拖动庞大的身体挪向大海，动作笨拙而坚定，仿佛在进行一场比赛。当我在望安岛的海滩上发现那个海龟蛋窝时，我觉得那代表着希望。但这一刻，当我看到周围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时，我终于明白，这才是真正的希望。人们

眼中投射出的关怀和期待，才是这些海龟的未来。

女儿紧紧握着我的手，安静地看着这一切。当最后一只海龟将身躯融入大海的波涛时，她抬起头来看着我。

“它们是去见自己的爸爸妈妈吗？”

“应该是。”

我不知道自己该不该打破她心中的美好想象，事实上，海龟从不知道自己的母亲是谁。一代又一代，它们只是响应着

潮汐和本能的呼唤，与自己的母亲一样，漫游上千公里往返于出生的沙滩与大海之间，这或许没有那么温情脉脉，但大自然的循环就是如此。

碧波荡漾的海面上，最后的那只海龟突然将头伸出海面，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迅速吸了一口气之后，它再次消失在滚滚波涛之下。

“再见。”女儿向大海挥手。

我也衷心希望能与它们“再见”。□